

实践生存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转向及其价值意蕴

董雅华,舒 练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生存论既是对现实的人的个体性生存意义和需要的肯认,也是对人的社会历史性生存意义和需要的指认,强调两个方面的辩证统一正是其突出的理论特质。着眼于人的社会性生存和发展,实践生存论通过对“社会哲学范式”与“人学范式”的统合,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本体和价值研究建立内在统一的和更具解释力的理论框架提供了哲学基础,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提供了新的理论视界,有利于促成现存的“社会哲学范式”与“人学范式”的视域融合,从而能克服单一论导致的解释力不足、引领力阙如的局限。立足实践生存论,再思、再释思想政治教育“何以存在,存在为何”,敦使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本体存在、价值取向、功能定位等基本问题的研究范式走向社会哲学范式与人学范式的融合,以破解传统研究范式局限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难题,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达成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辩证统一,实现政治性功能与精神性功能的有机融合。通过双向关系性思维的运思、回归人之生存和发展的感性实践以及澄明思想政治教育的形上意蕴,构筑精神家园。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实践生存论转向,将充分彰显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生存论;研究范式转向;人的社会性生存和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1]20} 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1]20}。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关涉学科理论与实践的发展问题,涵容与承载着对该学科本质内涵、价值旨归、过程规律、功能任务、效果评估等基础问题的解释原则、理论框架与思维方式。近年来,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论域涉及诸如理论与实践分离、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背反、政治性与精神性难以融合等难题,引起颇多关注和争鸣。从哲

学思维的角度可归因于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本体和价值进行研究时拘泥于或者从“社会”出发,或者从“个人”出发的单一阐释维度,其所分别基于的“社会哲学范式”与“人学范式”之间因缺乏联结的中介而使各自陷于单面的思维方式和解释模式,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表征的“个人”与“社会”之间交互影响、价值共存的重要事实,这说明了两种研究范式的局限。

那么,以怎样的哲学观念为基础的研究范式可以克服这种局限?本研究即此提出,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生存论为哲学基础的新的研究范式可以弥合由上述两种研究范式的“隔离”

引用本文:董雅华,舒练.实践生存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转向及其价值意蕴[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27(1):1-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20VHJ006)

作者简介:董雅华(1966—),女,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研究。E-mail:djh@fudan.edu.cn

所带来的不足。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是深切关乎“现实的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实践活动,理应从实践生存论的高度进行把握。实践生存论意味着对“存在”的解释原则和思维方式的重要跃迁,其实是致力于个人与社会双向互动的生存和发展的建构活动,致力于以思想政治引领、丰富和塑造人的精神世界,为处于变动不定的现代性图景中的个体重建生存和发展的信仰、信念与信心,坚定个体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决心与勇气,获致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和生命意义的完满性。实践生存论通过对社会哲学范式与人学范式的统合,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本体和价值研究建立内在统一的和更具解释力的理论框架提供了哲学基础,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困境的解决与实践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破题视角与思路。

一、着眼于人的社会性生存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之实践生存论转向的意涵和内在逻辑

实践生存论通过对“存在”的解释原则和思维方式的跃迁,实现了对传统哲学中实体本体论的变革,不仅为开辟当代哲学研究的新方向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社会科学领域提供了新视界。实践生存论的旨趣在于通过对现实的人的社会历史性生存实践活动的揭示与关怀,促使人的全部丰富性得以形成和发展。这使得该哲学范畴不仅对自然、人以及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更是直接对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深切关乎“现实的人”的社会性生存和发展、实现个体政治社会化的教育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体和价值研究建立更具解释力的理论框架提供了哲学基础,可以有效推进社会哲学范式与人学范式的辩证融合,并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转向。

1. 实践生存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新的研究范式的意涵

所谓范式,托马斯·库恩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中作了较多阐释,如“范式通常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2]4} 范式既“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又“指谓着那

个整体的一种元素,即具体的谜题解答”^{[2]157}。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关涉的是学科理论与实践发展问题的探讨和解答,实质为思想政治教育基本问题的探索提供阐释原则、理论框架与思维方式。当前,学界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运用中主要形成了“社会哲学范式”与“人学范式”两种取向:基于社会哲学范式,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活动的阐释视角、价值旨归等更凸显阶级和政党的目的性和工具性价值;而基于人学范式,思想政治教育的阐释视角、理论框架、学术话语等则更偏向人的需要、人的目的性和人的价值,凸显教育过程中的人文关怀、人的主体性等^[3]。这两种研究范式所形成的张力实质上是指向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的把握。进一步仔细探究可以发现,上述两种研究范式皆有其合理性和可取之处,都抓住并反映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部分重要特性,但因其单面性,分而论之都存在不足。

实践生存论则可以有效地吸收社会哲学范式与人学范式的优长,并克服其各自的单面性,从而推动这两种范式视域的融合。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实践生存论进行了哲学层面的研究,指出实践生存论是由“马克思的实践观变革与社会历史观变革的存在论性质的建构”构合形成的,“所谓实践生存论,不仅承诺并尊重个体生存论,但特别强调人的社会历史性质的生存实践活动,且发掘唯物史观的生存论内涵,并为之与现代哲学个体化的生存论展开批判性对话。”^[4] 马克思哲学的实践生存论是在继承与批判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生存论过程中逐渐建构的,是对传统哲学追问本体的解释原则和思维方式的重大转向。实践生存论以人的社会历史性的“感性实践”作为基本点,主张在实践中把握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与自然、社会的有机统一,反对仅仅停留于对人的抽象的精神性与主体性的唤醒,而是从人的社会历史性生存和发展的现实生活世界出发,扬弃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以整体性、生成性的双向关系性思维去把握、理解并提升现实的人的生存,要求人与世界达成互释互动的意义性存在关系。进言之,实践生存论不仅是对现实的人的个体性生存意义和需要的肯认,更是对人的社会历史性生存

意义和需要的强调,这种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辩证性把握,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探寻提供了新视界。概言之,若以实践生存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范式,意涵着以个人与社会的双向互动的生存和发展的实践活动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体,注重生成性、整体性的双向互动的关系性思维,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性与社会性、规训性与解放性功能的辩证统一,这可以有效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现实的解释力,准确彰显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独特内涵。

2. 人的社会性生存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发生实践生存论转向的内在逻辑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包含了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本体和价值的审视与解释,基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生发展、理论维度与价值旨趣探究其本体和价值可以发现,思想政治教育是深切关照人的个体性与社会历史性生存和发展需要实现的生存性活动,其研究范式发生实践生存论转向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价值逻辑。

其一,从历史逻辑出发,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生和发展是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使然,是实践理性之必须。思想政治教育绝非先验给定的“自在”之物,就其起源问题上,主要存在“阶级社会发生论”与“原始社会发生论”之争:前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生是在出现阶级社会、产生阶级意识之后,侧重于从思想政治教育的阶级与政治属性出发进行回溯性探究;后者则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起源不只始于阶级对立或者思想政治教育之“名”的产生,而是需追溯至人类社会早期。对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历史起点虽存在不同看法,但无论哪一种“发生论”都关涉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马克思曾将人的生存和发展状况的历史形态划分为“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和“人的全面发展”等三大阶段,与之相对应,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思想政治教育是处于“人的依赖关系”阶段的个体与社会为求得基本生存、传承政治文化、实现人的政治社会化的重要社会实践活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思想政治教育既是资产阶级维护其自身利益及“虚假共同体”的重要手段,也是处于“物的依赖关系”阶段的个体的一种被动需要,呈现出异化的形

态。当然,这并不能否认思想政治教育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具有的生存论层面的意义,即思想政治教育仍是该社会形态中为个体生存与适应社会要求所进行的实践活动。在社会主义社会,社会制度为思想政治教育摆脱异化提供了根本保障,思想政治教育得以回归人的主体性生存和发展需要,是规训性与解放性相统一的精神成长需要,肩负着引导人们认识人的最高本质、实现人的本质力量、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使命。因此,从历史逻辑看,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不断演进的历史性生成的过程,尽管其在各个阶段的具体呈现形态与社会性质有所差异,但始终与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相生相成。

其二,从理论逻辑来看,人和社会的存在与发展的双重需要是思想政治教育向前发展的根本推动力。“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135}现实的人不是离群索居之人,而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社会关系的总和”规定了现实的人是“政治人”“道德人”“经济人”等多维关系性的存在,是处于社会系统中不断生成的人。一方面,“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5]151}现实的人的生产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物质的”前提下进行的,“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5]151}因此,处于现实社会中的个体为求“安身立命”,就需要并接受思想政治教育,以更新其自身的思想观念、适应一定的物质生产活动、成为合格的“社会人”。另一方面,上层建筑总是竖立于其经济基础之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必然要与其经济基础保持一致性,对生产力、经济基础提供意识形态层面的支持。人是生产力发展中最活跃的生产要素,社会需要充分运用思想政治教育来提高劳动者的思想觉悟和积极性,由此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与此同时,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为维持其政治秩序,也需要运用思想政治教育进行自上而下的阶级意识形态灌输与教化。以此理论维度视之,人与社会

的存在与“繁衍”的双重需要及其交互关系推动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向前发展。

其三,就价值逻辑而言,促进人的社会性生存和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终极目的与价值旨归。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与价值,因其研究范式的不同,具体阐述也有所侧重。基于社会哲学范式,强调思想政治教育是使社会成员“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6]其价值取向比较突显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要求。基于人学范式,则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本原目的“在于促进人在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最高目的“在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7]。正如前文提及,这两种范式虽皆有可取之处,但若拘泥于任何一种单向度的思维范式,难免会陷入两难困境。马克思指出:“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8]⁴⁶恩格斯同样认为:“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也不能得到解放。”^[9]深刻领会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思想精髓无疑为化解社会哲学范式与人学范式的分歧提供了科学视界——人与社会的解放在其逻辑终点上是统一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在其终极意义上是为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实现人的全面解放,而作为“公共性”存在的人的全面解放必定也是基于社会性的全面解放。因此,实践生存论实质可以调和与社会哲学范式与人学范式的某种偏向,无疑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认定提供了更具合理性的阐释视角。关照人的“社会性生存实践”才是思想政治教育“是其所是”的意义所在,无论从过程还是从最终目的来讲,人的社会性生存和发展既是思想政治教育价值逻辑的出发点,也是其归宿点。当然,把人的社会性生存和全面发展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终极目的与价值旨归,这本身也是一个历史性生成的过程,其实现取决于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程度和人的全面解放程度。

由上述对思想政治教育历史、理论及价值三重逻辑的论证可以确认,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的—种社会历史性的生活动,与人的个体性、社会性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这是决定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发生新的转向——思想政治教育的阐释视角应从人学范式与社会哲学范式的

分立形态转向内具统一性的实践生存论范式的内在依据。

二、破解理论与实践难题: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生存论转向的价值意蕴

实践生存论是对传统哲学追问本体的解释原则和思维方式的重大转向,立足实践生存论研究范式,思想政治教育以人的社会历史性生存实践活动为其本体,强调个人与社会之间双向互动的关系,注重个人与社会的有机统一,通过推进社会哲学范式与人学范式的辩证融合,有效破解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难题,彰显思想政治教育发生实践生存论转向的价值和意义。

1. 确认思想政治教育本体的实践存在,推动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

理论研究若不能与实践相结合,终究会因其空洞的概念与抽象的思辨而在生动发展的实践面前束手无策,这一方面会使思想政治教育仅仅成为一种政治话语的传声筒,没有现实的根基,失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固有的实践性本色而无法确定其“自我”;另一方面,对抽象思辨的追求可能会导致“价值空心化”,使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脱离对人的现实需要与发展诉求的关照。如,在社会哲学范式视阈中,人们习惯以工具理性的思维逻辑去审视思想政治教育,使其容易被窄化理解为一门纯粹传授抽象的政治知识的课程,道德伦理、政治信仰的疏导容易演变为教育者刻板的政治教化、道德说教及受教育者机械的书本记忆。而在人学范式视阈下,虽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注重个体的欲望、心理、情感等,但因其疏于强调人的社会历史定位,以及关注个人欲求实现的现实路径及其限度而同样会陷入抽象的思辨窠臼,因其缺乏一定的社会与历史视野而最终导致理论无法观照现实。上述两种取向都可能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呈现“两张皮”现象。

然而,实践生存论研究范式的转向可以进一步有效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双向互动,促使思想政治教育成为“经世致用”之学。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

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5]133}而实践生存论建基于人的社会历史性生存实践活动,强调人的生存和发展显现在其“感性实践”与现实的生活世界之中,以实践去把握、理解并提升现实的“生存”。这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以实践发展为立足点与生长点,关注人的社会历史性生存实践活动。“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1]17},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同时,“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5]134}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生发于人的社会历史性生存实践活动,并积极作用于人的社会历史性生存和发展,由此,立足于实践生存论,人的社会历史性生存实践活动的需要催生并发展着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知识,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存在意义不在生存之外,而是如此这般地显现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历史实践之中,致力于回归和反哺现实人的生活世界。实践生存论研究范式将持续性地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循环转化、互动发展。

2. 整合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取向,达成个人与社会的辩证统一

长期以来,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讨论中,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似乎总是处于对立之中而无法实现真正的统一,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主客二元对立的传统思维模式偏向所致,将社会先验性地划定为与个体相对立的实体存在,“社会被看作超越个人之上独立存在的实体,人仅被当作从属于它的活动工具,这就是自古流传下来关于‘社会’的基本观念。”^[10]原本由人的社会关系所有机生成的社会系统颠倒性地高居个体之上,这难免会导向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之间的对立和博弈,使思想政治教育所进行的社会灌输与说服似乎成为必然使受教育者压抑个性发展的存在,造成个体越是“社会化”就越是自我“异化”的假象。

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生存论范式将个人与社会视作一个有机统一体,旨在突破传统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整合社会哲学范式与人学范式的单向度价值取向,以解构思想政治教育“个体本位”与“社会本位”的两极化思维。就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8]188}在实践生存论的观照下,社会并非一种抽象实体,而是同人的社会历史性的生存实践活动息息相关的意义性存在,是个体实现“可能生活”的前提条件。社会的存续应当以人的解放为其价值旨归,社会发展的终极意义在于以人为本,促进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同时,个体通过实现社会化,在认识社会、改造社会中才能达及其自身的解放,思想政治教育是促进个体的社会化、追求“人的解放”的必要条件。总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实践生存论转向,通过以生成性、整体性的双向互动关系性思维去把握个体与社会之间存在的一定张力,使个体在其生存和发展的实践活动中与社会达成双向互动、互释性的意义关联,这有助于将思想政治教育从个体与社会二元对立的传统思维模式中解脱出来,为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有机融合提供理论依傍,为整合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取向提供可能性。

3. 彰显思想政治教育的精神解放功能,实现政治性与精神性的有机融合

在社会哲学范式视域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定位往往偏向政治工具,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的社会性实践活动所应有的精神向度、情感丰富性存在被淡化或遮蔽的风险;在人学范式下,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导向人的全面解放、人的本质的本真性回归,这一方面凸显了人的本质的实体性存在,另一方面也可能发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功能、学科特性淡化的倾向。

然而,在实践生存论的视域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规训性与精神解放性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5]56}精神性是人在历史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有关世界以及人自身的超越性思索与追求,是人的“类”本质的具体诠释,这种“精神性生存”将人与其他物种相揖别。但

同时,人又总是会陷入自身的动物性与社会性、肉体性与精神性相矛盾的困境之中。人自身具有向上的精神超越性,但仅依靠其自发性却无法完全摆脱动物性。在实践生存论视域中,思想政治教育意涵着重视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引领,引导受教育者求得对自身社会性生存意义的觉解,激发其生命向上喷涌不息的精神力。另一方面,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社会政治生活秩序的维护必然对人格守政治规范性的自觉性方面提出要求。从实践生存论出发,“社会人”既因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规训成为社会性的“政治人”,同时不妨碍其走向良善的、自由的精神生活。思想政治教育实施的政治灌输不再是外在于人本身、凌驾于人之上的精神枷锁,不是政治走向人的精神世界,而是人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需要政治才能构筑其完整性的精神家园。概言之,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规训性与精神解放性功能在实践生存论中可以达成一致。思想政治教育既为人的矛盾性生存提供政治价值遵循与道德伦理规范,又积极回应与满足人之生存和发展的精神诉求,为其构筑求真、向善、自由的精神家园。

三、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生存论转向的价值实现

实践生存论强调对人的社会历史性生存与全面发展的深切关怀。为有效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生存论转向,彰显其价值意蕴,需要积极转换思维方式,注重双向关系性思维的运思,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之中,构筑人的精神家园。

1. 转换思想政治教育的思维方式,注重双向关系性思维的运思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实践生存论转向,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现实运作的导向中需要更加注重双向关系性思维方式的运思,跳脱出抽象性、实体性思维方式,打破主客二元对立的单向度思维藩篱,由此推进思想政治教育中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

双向关系性思维方式主要强调思想政治教育中个体与社会双向互动、双向需要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希望广大青年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用眼睛发现中国精神,用耳朵倾听

人民呼声,用内心感应时代脉搏,把对祖国血浓于水、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感贯穿学业全过程、融汇在事业追求中。”^[11] 思想政治教育者需要引导广大社会成员,尤其是青年一代认识到“个体”与“社会”是双向互动、双向需要的有机统一体,社会的繁荣能够为个体提供广阔的发展平台与丰富的发展机会,而社会的发展、国家的稳定与民族的复兴同样离不开广大社会成员个体。为此,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者自身需要转变传统的主客二分思维方式,积极建构并拓展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建立与受教育者平等、和谐的主体间性关系,倡导并践行积极的交往行为,主动自觉地关心和实现受教育者的合理需求与正当利益,而不是以高居者与对立者的姿态面对受教育者,避免使受教育者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逆反心理,对所倡导的社会价值规范、价值标准和价值理想生发抵触情绪。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者需要帮助受教育者认识到自身与国家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密切关系,既要主动帮助社会成员搭建起积极的社会交往平台,修复人际交往关系,引导个体摆脱“原子化”观念的侵扰,积极传播并倡导正确的公共性价值,培育人们的公共性素养、公共性精神,又要善于引导受教育者结合自身的术业与专攻发挥个人的才能与优势,积极投身诸如建设人民城市、乡村振兴、维护网络秩序和意识形态安全等社会实践,在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事业而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征途中创造和贡献,并实现自身的价值。

2. 勾画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活旨趣,回归人之生存和发展的感性实践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实践生存论转向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需回归鲜活的“感性实践”,勾画思想政治教育“应其所有”的生活旨趣。马克思指出,“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5]152} 这个过程构成了人之生存和发展的生活世界。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从广大社会成员的多种生存境遇、生存样态出发,善用手机这一“大思政”教育资源去培育与生成其政治智慧、道德伦理和思想素质,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生存论转向之所以能够有效推动理论与实践双向互动的重要路径。

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要深深植根于实践的生活世界,而不是仅以抽象的概念化的生活世界为依托。其一,立足现实生活世界。思想政治教育者需要充分重视受教育者通过自身的“感性实践”所生成的思想体验,有效挖掘、利用受教育者实践生活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和素材,在受教育者现实的生活世界中去组织与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如,思想政治教育者可以有针对性地选取一些具有争论性、思辨性的社会现实话题来设置议题,组织受教育者进行辩论和研讨交流,进而有目的地融入教学难点与重点,引导其理性思考,辩证看待现实生活中的相关问题。其二,衔接人的生存境遇。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充分关照受教育者在现实生活中的多种生存样态,注重受教育者的分层化教育,有的放矢地开展教育活动。教育者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注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与受教育者的具体兴趣爱好、职业发展、生活需求及道德理想的有效衔接。其三,创新社会生活话语。人的社会性生存和发展总是伴随着生活话语的交流,思想政治教育者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发展生活话语体系,善于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宏大叙事转化为日常的生活交流,运用平易近人的生活话语、通俗易懂的大众话语、紧跟时事的网络热语与受教育者的生活世界相勾连,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说服力和感染力,促使受教育者在其日常生活的话语交往行为实践中领悟生存和发展之正理。

3. 澄明思想政治教育的形上意蕴,构筑人之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家园

基于彰显实践生存论范式的价值,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澄明其独有的形上意蕴,帮助被困于现代性图景中的个体重建生存和发展的信仰、信念与信心,获致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和生命意义的完满性,构筑真善美合一的精神家园。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强调,“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12]。可以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不断促进人的现代化及全面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思想政治教育构筑人的精神家园就是要通过引领受教育

者扎实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结合当前火热的社会实践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导受教育者“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1]65},牢固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和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充分信心。为此,在理论学习层面,思想政治教育者自身需要不断加强理论学习与研究,练就过硬的理论教育本领,能够立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实践性,讲深讲透马克思主义信仰“是什么”“为什么”,帮助受教育者逐步确立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与马克思主义信仰之间的内在关联,引导受教育者积极主动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逐步将理论知识内化为内心的信仰、信念与信心。在社会实践层面,思想政治教育者要站稳根基,加快推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1]43},引导受教育者善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思维方法,正确认识、辨析我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坚决抵制诸如历史虚无主义、价值相对主义等错误思潮,引导受教育者在实践斗争中自觉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思想、行为与精神风尚,筑牢信仰之魂。在具体教育方法上,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善于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总结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来坚定受教育者的信仰、信念与信心。“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13]思想政治教育者需要积极“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1]18},要讲清楚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契合性,厚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底蕴。同时,可运用榜样示范、情感陶冶等多种教学方法,讲好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与使命的故事,讲明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性与前途的光明性,坚定受教育者的信仰、信念与信心,从而筑牢以马克思主义信仰为支柱的精神家园。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

-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4.
- [3] 董雅华,舒练.建构中国特色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自主知识体系论析[J].思想理论教育,2023(2):48-55.
- [4] 邹诗鹏.“实践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的相通性——基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探讨[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4):22-32.
-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6] 陈万柏,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4.
- [7] 张耀灿,曹清燕.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人学思考[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8(2):1-7.
-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81.
- [10] 高清海.哲学的奥秘[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300.
- [11]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N].人民日报,2022-04-26(01).
- [12] 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5-01(02).
- [13]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75.

Practical Existentialism: The Shift in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Its Value Implications /DONG Yahua, SHU Lian (School of Marxism, Fudan University)

Abstract: Marxist practical existentialism is not only an affirmation of the significance and needs of the individual existence of real people, but also an identification of the significance and needs of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existence of people. Emphasizing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the two aspects is precisely its prominent theoretical trait. Focusing on the social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practical existentialism provides a philosophical basi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trinsically unified and more explanatory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ontology and value researc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the social philosophy paradigm” and “the humanistic paradigm”, and provides a new theoretical horizon for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hich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the existing “the social philosophy paradigm” and “the humanistic paradigm”, thereby overcoming the limitations of insufficient explanatory power and lack of leadership caused by the single theor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ractical existentialism, we rethink and reinterpret how and wh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ists, and urge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basic issues such as the ontological existence, value orientation, and functional position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move towards the integration of social philosophy paradigm and the humanistic paradigm, so as to solve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roblem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under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research paradigms, promote the two-way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chieve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individual value and social value, and realize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political and spiritual functions. Through bidirectional relational thinking, returning to the perceptual practice of human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and clarifying the metaphysical implication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construct a spiritual home, the practical existentialism shift of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will fully demonstrate its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ractical existentialism; research paradigm shift; human social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